

K206/10:23-

文史

第二十三辑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出版

江南大学图书馆
11248781

文史

第二十三辑

無錫教育學院
圖書館藏

史 文
id2 nsW

第三十二卷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中華書局出版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中華書局出版

字號：32開，787×1092，1/32，印張：10.5，字數：250,000
 定價：10.00元
 印次：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0,000冊

文史

第三十二集



文 史
Wen Shi

第二十三集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20¹/₂ 印张·387 千字
1984 年 1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900 册
统一书号: 11018·1289 定价: 2.45 元

目 录

周公执政称王	顾颉刚遗著 (1)
——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	
《考工记》成书年代新考	闻人军 (31)
稷下学宫考述	孙以楷 (41)
民和黔首	李解民 (55)
——兼评秦始皇“更名民曰黔首”	
赏虏与费也头	周伟洲 (73)
唐代摩尼教与中亚摩尼教团	林悟殊 (85)
唐代的进士放榜与宴集	傅璇琮 (95)
岳珂生平事迹考述	王瑞来 (111)
明代刻书述略	李致忠 (127)
郑芝龙任荷兰译员和遭讦茨诱捕析疑	徐健竹 (159)
魏源为太平天国“三老”之一说辨正	樊克政 (167)
王维诗真伪考	陈铁民 (175)
韩愈《陆浑山火》诗义甄微	王仲镛 (185)
宋诗话丛考	李裕民 (193)
释《至正妓人行》中的蒙古语及其它	黄时鉴 (207)
《醒世姻缘》的版本源流和成书年代	曹大为 (217)
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	启 功 (239)

《抱朴子外篇》校证(上).....杨明照 (253)

《洞渊神咒经》源流试考.....左景权 (279)

——兼论唐代政治与道教之关系

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胡平生 (287)

——经学史上一件积案的清理

读书札记

“面缚”考.....黄金贵 (301)

两汉的“四行”与“四科”考.....方北辰 (303)

日本《千载佳句》白居易诗佚句辑稿.....严绍璁 (306)

殷璠《丹阳集》辑校.....卞孝萱 (311)

清代修志和文字狱.....傅贵九 (316)

《离骚》“阰圃”、“望予”、“怀”解.....黄灵庚 (40)

《离骚》“纬緌”、“仆夫悲余马怀”解.....黄灵庚 (84)

“冒乱”补义.....郭在贻 (94)

《孔雀东南飞》的一处错简.....郭锡良 (110)

“仆鉴”、“独力”解.....覃圣敏 (126)

常建的籍贯和时代.....程亦军 (166)

《续资治通鉴长篇》校点商榷.....汪圣铎 (206)

回纥邹括部“俗无兵器”释.....魏良弢 (252)

关于严保庸和《孟兰梦》杂剧.....官桂铨 (278)

桐城方氏三次遣戍东北说质疑.....麻守中 (286)

《“章太炎年谱长编”补》引文标点琐议.....小 丙 (300)

周公执政称王

——周公东征史事考证之二

顾 颉 刚 遗著

而武王死后，周公奉了武王的长子诵继位，是为成王。为了这个新造的大邦还没有稳固，内忧外患接叠而来，非由一个才干和威望兼全的人担负起领导的责任不可，所以就由周公执行王政。周公既站在王的地位，发挥王的权力，人们口头上也就称他为“王”，史官记录他的文告时也就写作“王若曰”。

一 战国、秦、汉时人记载周公执政称王或摄王的传说

(1)《逸周书·度邑》：“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我维显服，及德之方明。’叔旦泣涕于常(裳)，悲不能对。……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播食不遘暇食，矧其有乃室。今维天使予，维二神授朕灵期。予未致于休，予近怀于朕室。汝维幼子，大有知。……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令(命)，用建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拱)手。”庄述祖《尚书记》：“王者欲有所为，必奉天之明命，即龟、筮以稽之。今周公继文、武之业，天意已明，不必更即命于筮、龟也。”孙诒让《斟补》：“以文义推之，‘用建’疑当作‘用逮’。”

按这段文字是说武王受到二神的指示，知道自己的死期（“灵期”）将到，顾念国家（“乃室”〔侯国〕和“朕室”〔王国〕）初造，愿意“兄弟相后”，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智的叔旦，并说这事可以当面决定，不须占卜；可是叔旦只有泣涕沾裳，拱手不肯接受。从这个记载看，见得周公是最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固然《逸周书》这篇记载未必真出于周初，但这件事既经写在这部书里，可以知道至少在周代曾有这个传说。

(2)《逸周书·武儻》：“惟十有二(高似孙《史略》引,‘二’作‘一’)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

按这是说武王得了不祥的梦,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好,就接受了周公的王位传子的建议,把儿子诵交给周公,立为嗣王。史家传统的说法是:“殷尚贤,兄死传弟;周尚文,父死传子。”照他们看,这个殷代的王位继统法,是由周公扭转过来的。不过《逸周书》这部书,虽至今还没有人逐篇地分析它的著作时代,但大体上总可以说四分之三出于战国,那时离周初已八百年左右了,所以我们不能断说它所记的一定是史实而非传说。殷的末期已有固定的传子制,《史记·殷本纪》:“帝庚丁(依甲骨文当作‘康丁’)崩,子帝武乙立。……武乙震死,子帝太丁(依《竹书纪年》当作‘文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崩,子辛立,是谓帝辛,天下谓之纣。”四代相仍,表现殷末的继统法已是父子相传的。周公接受了殷末的文化,所以武王死后就立武王的儿子为周王,和周太王死后立王季为嗣王的继统法不同。

(3)《荀子·儒效》:“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向)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执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仰易变化,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杨惊《注》:“‘屏’,蔽。‘及’,继。……‘偃然’,犹安然。‘固有之’,谓如固固有此位也。……‘揜’,袭也。……‘乡’,读为‘向’。……‘擅’,与‘禅’同。……‘节’,期也;权变次序之期如此也。‘枝’,枝子。……‘仰易’,反易也。‘厌然’,顺从之貌。”王念孙《杂志》:“‘属’,系也。天子者,天下之所系。……‘籍’者,位也。……《强国篇》曰:‘夫桀、纣,执(势)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执籍’即‘执位’,故《韩诗外传》作‘履天子之位,听天下之政’。”

(4)《荀子·儒效》又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坐,诸侯趋走堂下。”杨惊《注》:“户、牖之间谓之‘扆’。”王念孙《杂志》:“卢(文昭)云:‘坐’,当作‘立’。”……古无坐见诸侯之礼;钞者浅陋,以意改之。”

按如荀子所说,在武王死后,周公为了要系属天下,就摒(屏)开成王,自己来承继(及)武王,安然站在天子的位上,听天下之政,攻杀反叛之人,凭着自己的主意分封亲族;在那时候,人民没有闲言,诸侯们都来效劳,足见他的威望之高可以压倒一切。荀子又说等到成王行冠礼以后,周公便归周反位,可知在荀子的观念里,周公称王并不在周,换言

之,就是在他东征的时候,那时戎马仓皇,必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主帅,统筹全局,分遣将领,秉着最高的威权,不受任何方面的牵掣,这个统帅就成了实际的王了。等到天下平定,成王能够继续文、武之道的时候,周公把天子之位交给成王,自己也做了成王的臣属,所以荀子又说:周公是以前有天下的,现在没有了,这不是他让位;成王是以前没有天下的,现在有了,这也不是他夺位。这分明说武王死后,武庚、管、蔡叛变之际,周公无论在名义上或在实际上都是王;直到他归政之后,成王才做了实际的王。这就叫作“君、臣易位”。照他所说的“天子……不可以假摄为”,见得周公称王本无所谓“摄位”。这倒和后来廖平说的很有些相像,只是荀子并没有提到周公是否有意识地把兄弟相及制改为父子相传制。在许多对于周公称王的解释里,荀子的话要算是最坚定、最直捷的一个说法了。

(5)《尸子》:“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践东宫,祀明堂,假为天子。”袁准《正论》:“明堂在左,故谓之‘东宫’。王者而后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为天子’。”(《诗·大雅·灵台》疏引。)

按《汉书·艺文志》“《尸子》二十篇”,班《注》:“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而《史记集解》引刘向《别录》云:“佼,晋人。”“晋”、“鲁”二字当是形近致讹,依当时的学风推测,尸佼既为商鞅师,而《史记·商君列传》说“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则自该以晋人为是。《尸子》书已佚,清洪颐煊、汪继培并有辑本。“明堂”和周公的关系,详下7—8节。

(6)《韩非子·难二》:“周公旦假为天子七年。”

按这也是战国时人确认周公在武王死后,执行王政,居天子之位的。但《尸子》和《韩非子》两书都说周公“假为天子”,那就有了摄位的意味,和荀子的“天子……不可以假摄为”站在对立的地位。

(7)《逸周书·明堂》:“大维商纣暴虐,脯鬼侯以享诸侯,天下患之,四海兆民欣戴文、武,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大朝诸侯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率(群)公、卿士侍于左右。三公之位,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位,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位,门内之东,北面东上,诸男之位,门内之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四塞、九采之国世告至者,应门之外,北面东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七年,致政于成王。”陈逢衡《补注》:“‘鬼侯’,商诸侯,纣杀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事见《吕氏·行论篇》。”

……‘夷’，平也。……‘方国’，四方诸侯之国。……‘斧’亦作‘黼’，其绣用斧，故谓之‘斧’，盖取其有断也。……‘四塞、九采’，谓极远之国。‘四塞’，犹‘四极’。……‘采’，事也，言虽在要、荒，亦供王事。‘世告至’者，即《周礼》‘蕃国，世一见’是也。……‘度’，丈、尺；‘量’，斗、斛也。……‘致政’，复政也。”朱右曾《校释》：“‘弭乱’，黜殷，践奄也。……‘群’，旧作‘率’，据《玉海》九十五卷订。……‘方贿’，土之所有。”刘师培《补正》：“周公六年尚无洛邑，此云‘朝诸侯于明堂之位’者，乃西周明堂，非东都也，故本书特标‘宗周’。……（明诸侯）卢（文弼）本改‘明’为‘朝’。今考《文选·东都赋·注》所引正作‘朝’。”

按《逸周书》一书虽大体上是战国时人文字，但《周月》、《时训》、《谥法》、《王会》等篇，或为汉代的历法，或迂拘地咬文嚼字，或是大国主义的奢想，其出于汉人之手无疑。这篇《明堂》想把五等诸侯、四方少数民族齐齐整整地在明堂朝见周王，和《王会》同是统一之后为最高统治者设计的一种铺张大国主义场面的方案。但两篇作者的目的又有不同，《明堂》注重的是朝会的行列，《王会》注重的则兼及远方的生产，为向各个少数民族经济压榨定下一个具体的计画。又朝见的对象，《王会》里是成王，所以说“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旁天子而立于堂上”，而在《明堂》里则但有独居高位的周公，所以先说“周公相武王以伐纣”，继说“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见得这位“大朝诸侯明堂之位”的“天子”必然是那位“摄政君天下”的周公。又篇末说“七年，致政于成王”，又见得“六年而天下大治，乃会方国诸侯于宗周”而“负斧衮，南面立”的也必然是周公。所以在这篇文章里，“践天子之位”的可以确定为周公而非成王。此文固是汉人所写，未必符合周初的史实，但在西汉人的意识里，周公该有这等崇高的政治地位，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8）《礼记·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昔殷纣乱天下，脯鬼侯以飧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是以鲁君孟春乘大路，载弧、檣，旗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是故夏禴、秋尝、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

天子之祭也。……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山节藻梲，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坛康圭、疏屏，天子之庙饰也。……崇鼎、贯鼎、大璜、封父龟，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凡四代之服、器、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君臣未尝相弑也，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也，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郑《注》：“周公摄王位，以明堂之礼仪朝诸侯也。不于宗庙，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负’之言‘背’也。‘斧依’，为斧文屏风于户、牖之间，周公于前立焉。朝之礼不于此，周公权用之也。朝位之‘上’，上近主位尊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贡职者也。正门谓之‘应门’。二伯帅诸侯而入，牧居外而纠察之也。‘四塞’，谓夷服、镇服、蕃服在四方为蔽塞者，新君即位则乃朝。……朝于此，所以正仪、辨等也。……‘践’，犹‘履’也。……‘致政’，以王事归授之。王功曰‘勋’，事功曰‘劳’。……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鲁以四等附庸方百里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积四十九，开方之得七百里。‘革车’，兵车也。兵车千乘，成国之赋也。……‘大路’，殷之祭天车也。‘弧’，旌旗所以张幅也；其衣曰‘褱’。天子之旌旗画日、月。……‘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庙’，鲁公（伯禽）曰‘世室’，群公称‘宫’。……《清庙》，《周颂》也。《象》，谓《周颂·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礼》：‘昧师掌教《昧》乐。’……‘省’读为‘猕’，猕，秋田名也。春田祭社；秋田祀祫；‘大蜡’，岁十二月索鬼神而祭之。……天子将发号令，必以木铎警众。‘山节’，刻櫨卢为山也。‘藻梲’，画侏儒柱为藻文也。‘复庙’，重屋也。‘重檐’，重承壁材也。‘刮’，刮摩也。‘乡’，牖属，谓夹户窗也；每室八窗为四‘达’。‘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当尊南也，唯两君为好，既献，反爵于其上。……‘崇’，高也。‘康’，读为‘亢’，……亢所受圭，奠于上焉。‘屏’，谓之‘树’，今桴思也，刻之为云气、虫兽，如今阙上为之矣。……‘崇’、‘贯’、‘封父’皆国名。文王伐崇。古者伐国，迁其重器以分同姓。‘大璜’，夏后氏之璜也。……‘越’，国名也。‘棘’，戟也。……‘王礼’，天子之礼也。……‘资’，取也。此盖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时鲁三君弑，又士之有谏由庄公始，妇人螫而弔始于台骀，云‘君臣未尝相弑，政俗未尝相变’，亦近诬矣。”

孔《疏》：“‘周公摄王位’者，‘摄’，代也，以成王年幼，周公代之居位。……以周公朝诸侯居天子位，故云：‘天子’，周公也。”故《大诰》云“王若曰”，郑云“王”，谓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也；王肃以为“称成王命，故称“王””，与郑异也。王肃以《家语》之文，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按见《家语·冠颂篇》）；郑康成用卫宏之说，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与王肃异也。……作《记》之时是周代之末，唯鲁独存周礼，故以为‘有道之国’。……《左传》襄十年云‘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宋为王者之后，鲁是周公之胤，是‘天下资礼乐焉’。按隐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隐公不许，羽父使贼弑隐公，是弑一君也。庄三十二年，庆父使圉人率贼子般，是弑二君也。闵二年，庆父又使卜齮贼公子于武闾，是弑三君也。云‘士之有谏由庄公始’

者,《檀弓》文,在《左传》庄十年乘丘之役也。云‘妇人髻而弔,始于台骀’者,亦《檀弓》文,《左氏》襄四年,臧武仲与邾人战于台骀,为邾人所败,是其事也。”

按这是讲周制的经典里的一篇极重要的周公称“天子”的文字。这篇文章,尽量夸张周公的政治影响,说他活的时候定了怎样伟大的规模,死了之后成王又怎么尊敬他,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所以凡是周天子所用的礼乐器以及虞、夏、商三代帝王所用的礼乐器(这类文字为了分量太多,没有钞在这里),鲁国都具备,鲁君都使用;又说鲁国为了有着这些“王礼”,所以社会非常安定,没有弑君和杀臣的事,政治和风俗也没有改变过,为当时的天下所仰望和取法。为了夸张的太过火了,所以逼得极端信古的郑玄也怀疑起来,说它为了“盛周公之德”,竟到了“近诬”的地步。从我们看来,周公东征,“灭国者五十”,其时伯禽也在军中,所灭各国的重器给他们父子俩劫走的必然不少,这种战利品陈列在鲁国的太庙里正像一个博物馆似的,使得生在鲁国的儒生看了发生一种自豪感,“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秋水》),并误认为成王给予鲁公的一次大赏赐。为了鲁国备有虞、夏、商、周四代的天子礼乐,这就坐实了周公称“天子”、朝诸侯的故事;又因那时明堂之说正在风行,所以就把《逸周书》的《明堂》略为改动,钞在篇首,而定这篇书名为《明堂位》。(两篇相校,《明堂》的“商纣暴虐”一段移到后面“七年致政”之前;“朝诸侯明堂之位”移到最前,因立《明堂位》这题目。自“致政成王”后即说鲁兼用四代的天子礼乐事,和明堂不生关系。)这篇中所说,有的是实有其事其物的,例如“《任》”即《周南》的“《南》”(《大戴礼记·本命》:“男者,任也。”《禹贡》“男邦”,《史记·夏本纪》作“任国”。“南”和“男”同声同训),“山节、藻梲”亦见《论语》(《公冶长》,但这是臧文仲家的饰物),“大弓”见《春秋》(定八年,阳虎所盗),“大璜、封父龟”见《左传》(定四年,但“封父之繁弱”为弓名);有的是拉扯来的,例如说成王“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实际上成王封的既是伯禽而非周公,封地又不到七百里。《孟子·告子下》记孟子质问慎子的话道:“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今鲁方百里者五,子(慎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赵《注》:“后世兼侵小国,今鲁乃五百里矣。”鲁在初封的时候固然未必限于方百里,但到了战国中期,数百年来侵略弱小的结果也只有方五百里,哪里来的“方七百里”?郑玄为要替它解释,只得说鲁既受上公之封,又加上二十四个附庸之国。这真是一个可笑的附会!至于说“君臣未尝相弑,政俗未尝相变”,则更是闭着眼睛的胡说,连“注不破经”的郑玄、孔颖达也在《左传》和《檀弓》里找出了好些反证。其实,鲁国固然是个保守性特别强的顽固堡垒,但处在春秋、战国,时代当生产发展的大潮流激荡之下,社会组织形态彻底改变的时代,哪有坚守周初的秩序而不改的道理。只要看《春秋》和《左传》里,宣十五年“初税亩”,成元年“作丘甲”,襄十一年“作三军”,昭五年“舍中军”,哀十二年“用田赋”,就可知道鲁国的田制和军制在春秋后半

段里改变得怎么剧烈,孔子虽抱着保守思想,苦口地劝告鲁的当局依然要法“周公之典”,事实上已到了不得不推翻旧典的时候了。儒生们死心眼儿厚古薄今,把周公捧到天上,希望周公的制度成为宇宙间永恒的秩序,那就只有得着自欺欺人的自我陶醉的结果而已。

(9) 同书《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过则挞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摄政,践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郑《注》:“‘涖’,视也,不能视阼阶,行人君之事。‘践’,履也,代成王履阼阶,摄王位治天下也。‘抗’,犹‘举’也,谓举以世子之法,使与成王居而学之。以成王之过击伯禽,则足以感喻焉。”孔《疏》:“案郑注《金縢》云:‘文王崩后,明年生成王,则武王崩时,成王年十岁……’此是郑义,推成王幼不能践阼之事也。《经》(《记》)云‘周公相,践阼而治’,知非周公辅相成王,今(当作‘故’)云‘践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阶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又云‘周公践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

按《文王世子》和《明堂位》是姊妹篇,正可连环作证。这两篇都是序述武王死后,成王太小,所以《明堂位》说周公要代成王践天子之位,《文王世子》说周公要自己的儿子伯禽和成王一块儿上学,学习做世子(太子)的方法。由此可知在那一段时间里,国家大事全归周公处理,成王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天子,而周公则是实际的天子。清方苞《望溪全集》里有《辨明堂位》一篇,又有《书考定文王世子后》一篇。他断定《明堂位》是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的居摄而作,《文王世子》则是刘歆在同样目的下所增窜。但周公的称王或摄王是战国以来所盛传的一件故事,儒者的耳目间既已习熟,在谈到四代礼制和教育法的时候便任情加以夸大,又造出孔子的话来作证据,因为那时人没有甄别史料的能力,因而编入《礼记》,为王莽、刘歆们所利用,也是可能的事。我们在这里,姑且把这两件资料置在西汉初期,以待进一步的研究。

(10) 《韩诗外传》三:“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

(11) 同书七:“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下之政。”

(12) 同书八:“五帝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谦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

按这三条都说周公“践天子之位”、“履天子之位”、“假天子之尊位”,表示汉初经师对于周公的看法,和战国人没有什么不同。

(13) 《尚书大传》:“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皆莫不依绅、端冕以奉祭祀者。……大庙之中,缤乎其犹模绣也。天下诸侯之悉来进受命于周而退见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声、

玉色,然后周公与升歌而弦文、武。诸侯在庙中者依然溯其志,和其情,慨然若复见文、武之身,然后曰:‘嗟子乎,此盖吾先君文、武之风也夫!’及执俎、抗鼎、执刀、执匕者负庸而歌,愤于其情,发于中而乐节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郑玄《注》:“‘模’,所掇文章之范。八州,州二百一十国,畿内九十三国,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诸侯之数。‘玉音、金声’,言宏杀之调也。与诸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伋’读曰‘播’,播然变动貌。……卑贱者尚然,而况尊贵者乎!”(《仪礼经传通解·续》二十九《祭义》引)

按这是尽情描写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召集诸侯进行祭祀之中对于宣扬文王、武王的德化和“一统天下,合和四海”的特大的效果,不但诸侯播然地看到了文、武之风,连一切执刀、抗鼎的服务人员的歌声也都发而中节,洋溢着太平气象,可以作为《明堂》及《明堂位》两篇的补充。“千七百七十三国”这个数目是从《王制》钞来的。

(14) 同书:“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于成王。”(《通鉴外纪》三引)

按这是实定周公摄政七年的具体工作的。皮锡瑞《大传疏证》云:“《传》以为武王崩,周公即摄政,摄政二年克殷。郑则以为周公避居东都三年,归乃摄政,摄政二年克殷,说似同而实异,故郑亦依违其词。郑义本于《异义》(许慎《五经异义》)所引《古尚书》说,盖出于卫(宏)、贾(逵)诸人,西汉以前初无此说。《逸周书》、《史记·周本纪》、《鲁世家》叙述皆甚明,未有避居之事。……东汉古文说非也。”按《异义》一书今佚,有陈寿祺辑本,其所引《古尚书》说见于《公羊疏》隐元年引。这个问题由于《金縢篇》中的“周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歧解而来。

(15) 《淮南子·齐俗》:“武王既歿,……周公践东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负扆而朝诸侯;……七年而致政成王。”

(16) 同书《汜论》:“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文王,洞洞属属,而将不能,恐失之,可谓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负扆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可谓能武矣。成王既壮,周公属籍致政,北面委质而臣事之,请而后为,复而后行,无擅恣之志,无伐矜之色,可谓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所以应时矣。”高诱《注》:“‘洞洞属属’,婉顺貌也。而将不能胜之,恐失之,慎之至也。”

按《淮南子》一书成于淮南王刘安的宾客之手,尚在西汉前期,其说周公事和《荀子》近似,不像《明堂位》等篇的铺张。然而就是《淮南》的“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地,声慑四海”的几句写他的独断独行的话,已和《今本书序》中周公处处奉行成王的命令大异其趣了。

(17)《史记·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

(18)同书《鲁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襦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

(19)同书《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

按《史记》出于西汉中叶，那时帝皇集权益甚，天、泽之辨日严，周公摄政之说早已成为定论，所以司马迁就屡次说他“摄行政，当国”，好像冢宰(相国)在前一王死后、后一王居丧的时候分该代行天子的职权似的。成王的年龄，在《荀子》里说他“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据二十而冠及周公摄政七年的传统说法而言，那么武王死时他已十三岁，何至于尚在“强葆之中”？这应该是司马氏受了当时夸张的传说和《尚书》学家的师说的蒙蔽所致。后来王肃重作《孔子家语》，在《观周篇》中说“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戣，南面以朝诸侯”(这和同书《冠颂篇》说的“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矛盾)，即由此衍变。可是《荀子》、《淮南子》和《明堂位》都明白地说周公自身“负斧戣而立”，他哪曾抱着一个小孩子上朝？这无疑为王肃误把汉武帝和王莽的故事流注到周公的故事里去了。

二 西汉时两次模仿周公辅成王的事件和王莽利用周公的偶像夺取皇位的经历(附明成祖)

(1)《汉书·霍光传》：“征(延)和二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是时上年老，宠姬钩弋赵婕妤有男，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壹决于光。”

按这是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在现实政治舞台上的第一回表演。昭帝八岁，确在幼年。武帝画了周公背负成王以朝诸侯的图画赐给霍光，要他“行周公之事”，这是《明堂位》故事的发展，在《明堂位》里说是周公南向朝诸侯，所“负”的是斧依，“负”是今语的“背对”；而这图呢，虽也是周公朝诸侯，但所“负”的却是成王，“负”是今语的“背着”了。这和蒙恬所述周公的故事同，该是西方盛传之说，和东方流行的不同。既然昭帝太小，霍光遵武帝遗诏实行周公之事，所以“政事壹决于光”，霍光就做了有实无名的汉朝皇帝。在这一点上，霍光却和周公不一样，周公可以称“王”，霍光不得称“帝”，这是时代不同，人们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尊奉的程度也不同，在奴隶社会里可以通融使用的称呼，到了封建社会就限制峻严，

成了不可逾越的界限了。

(2) 《汉书·王莽传》上：“泉陵侯刘庆上书，言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

(3) 同书同篇：“平帝崩，……乃选……广戚侯子婴，年二岁，托以为卜相最吉。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舜(王舜)等即共令太后(元后)下诏曰：‘……安汉公莽……安光汉室，……与周公异世同符。……其令安汉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于是群臣奏言：‘……臣闻周成王幼少，周道未成，成王不能共(供)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权而居摄则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摄则恐周队(坠)失天命。……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礼·明堂记》曰：“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天子负斧依南面而立。”谓周公践天子位六年，朝诸侯，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也。……周公始摄则居天子之位，非乃六年而践阼也。《书·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阶，延登，赞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摄政，赞者所称。成王加元服，周公则致政，《书》曰“朕复子明辟”，周公常称王命，专行不报，故言“我复子明君”也。臣请安汉公居摄践阼，服天子钺、冕，背斧依于户、牖之间，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蹕，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供)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其朝见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复臣节；自施政教于其宫、家、国、采，如诸侯礼故事。臣昧死请！”太后诏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摄。”

按这是王莽准备夺取汉家皇位的一套手法，是周公辅成王故事在现实历史舞台上的第二回表演，也是汉人把经学用于实际政治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在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汉代人想像中的周公摄政的排场。《逸嘉禾篇》是汉《古文尚书》中的一篇，但在刘歆所立的“逸十六篇”之外，想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撰写的，今不传；在这篇里，周公是被称为“假王”的。“假王”之称，古所未有，而在秦、楚之际却有，例如韩信在攻下三齐之后，向汉王请为“假王”即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所以就从这个名词上看也可以认识到汉《古文经》的出现是具有它的政治任务的。霍光所不敢用的“皇帝”称号，到了王莽，在他权势极盛之际竟敢用了，但总须加上一个“假”字来表现他的遮遮掩掩的姿态，于是周公也就顶上了“假王”的一个头衔。

(4) 同书《翟方进传》：“义(翟义)……徙为东郡太守。数岁，平帝崩，王莽居摄，义心恶之，乃谓……陈丰曰：‘新都侯(王莽)摄天子位，号令天下，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且以观望，必代汉家。……吾幸得……身守大郡，……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丰……许诺。义遂与……严乡侯刘信……结谋。……严乡侯

信者，东平王云子也，……故义举兵并东平，立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移檄郡国，言‘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今天子已立，共(恭)行天罚’。郡国皆震。比至山阳，众十余万。莽闻之大惧，……日抱孺子会群臣而称曰：‘昔成王幼，周公摄政，而管、蔡挟禄父以畔。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自古大圣犹惧此，况臣莽之斗筭！’群臣皆曰：‘不遭此变，不章圣德！’莽于是依《周书》作《大诰》，曰：‘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摄皇帝若曰：“大诰道诸侯王、三公、列侯于(及)汝卿大夫、元士、御事：不吊天降丧于赵(成帝后飞燕)、傅(哀帝祖母)、丁(哀帝母)、董(贤，哀帝宠臣)，洪惟我幼冲孺子当承继嗣无疆大历服事，予未遭其明愆能道民于安，况其能往知天命！……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乃绍天明意，诏予即命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曰‘有大难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于是动。严乡侯信诞敢犯祖、乱宗之序。天降威，遗我宝龟，固知我国有眚(疵)灾，使民不安，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粤其闻日，宗室之俊有四百人，民献仪九万夫。……故我出大将告郡太守、诸侯相、令、长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往)伐东郡，严乡逋播臣！尔国君或者无不反曰：‘难度大，民亦不静，亦惟在帝宫、诸侯宗室，于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违卜？’故予为冲人长思厥难，曰：乌呼，义、信所犯诚动嫫寡，哀哉！予遭天役遗，大解难于予身，以为孺子，不身自恤。予义彼国君泉陵侯上书曰：‘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乐、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皇太后承顺天心，成居摄之义。皇太子为孝平皇帝子，年在襁褓，宜且为子，……畜养成就，加元服，然后复子明辟’。……太皇太后临政，有龟、龙、麟、凤之应，……《河图》、《雒书》远自昆仑，出于重野，……乌呼，天明威，辅汉始而大大矣。尔有惟旧人泉陵侯之言，尔不克远省，尔岂知太皇太后如此勤哉！……乌呼，肆哉，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国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仪迪知上帝命。……况今天降定于汉国，惟大黷人翟义、刘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岂亦知命之不易乎！予永念曰：天惟丧翟义、刘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终予晦！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极卜？害敢不于(‘于’，一本作‘卜’)从？率宁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故予大以尔东征。命不僭差，卜陈惟若此！”乃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遂攻围义于围城，破之，义与刘信奔军庸亡。……捕得义，尸磔陈都市。……莽于是自谓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

按王莽自被他的姑母元后任为大司马后，处处模仿周公，权势既重，就蓄意夺取汉祚，首先毒杀十四岁的平帝，然后立二岁的刘婴，依照《周书》中语称他为“孺子”。翟义敢于发难，起兵东郡，奉刘信为天子，而汉都长安，这情势有类于管、蔡、武庚之于周公，所以王莽就模仿了《周书》的《大诰》而写了一篇新的《大诰》。这篇《大诰》把周《大诰》生吞活剥，我们简直可以把它当作滑稽文章读，并且可以看清楚汉人盛称的“通经致用”的要求的目的是什么，知道那时的统治者是如何地利用了经书和经义来满足他们私人的欲望的。这篇

文章很长,有一千一百多字,这里只选钞有关事实的一部分和着意模仿的一部分,使读者们可以看出周公称王一事对于后世所发生的影响是怎样地巨大。

又按自从王莽模仿了周公取得皇位而及身失败之后,最高统治者及其拥护者对于周公称王的事情就起了极大的警惕。他们担心权臣使用这手段篡位,为了防微杜渐计,把《大诰》的“王若曰”说为“周公奉成王命作《大诰》”,见得这“王”还是成王,《康诰》的“王若曰‘朕其弟,小子封’”,本来毫无疑问是周公的话,他们也要曲解作武王所说,这便为古史、古籍的研究增添了重重的障壁。

(5)《明史(一四一)·方孝孺传》:“燕王……渡江。六月……乙丑,金川门启,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成祖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

按明太祖自即帝位之后,封其庶子朱棣为燕王,任以北伐大权,节制沿边士马,威名既振,他就潜蓄了异志。公元一三九八年,明太祖死,皇太孙允炆立,是为建文帝。翌年,燕王起兵南下,号为“靖难”。打了三年,进入南京,夺得了皇帝的宝座。当他强迫方孝孺草即位诏的时候,因为自身是建文帝的叔父,所以他对方孝孺说“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表示他兴兵进京并无自私企图,而只是为了帮助建文帝保持明皇朝的基业。想不到周公摄政这件故事经过了一千五百年之后又给野心家所利用,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提供了一个经书上的典范。可是当方孝孺层层驳诘之下,他竟无法应答,只得用“此朕家事”这句话来掩饰,而实际上则正道出了他争夺家产的心愿,于是方孝孺便被磔死了。现在我们把这件事附录在王莽之后,好让读者们看一看这些人如何假借了周公的故事为自己抢占帝位的一副丑态。

三 东汉以下经学家为了卫护皇权

企图推翻周公称王史实的各种新解释

(1) 郑玄《尚书注·大诰》:“‘王’,周公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康诰》:“言周公代成王诰。依《略说》‘太子十八为“孟侯”,而呼成王。”(均《书疏》本篇引)《多方》:“奄国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摄之时亦叛;王与周公征之,三年灭之,自此而来归。”(《诗·豳风·谱·疏》引)宋栗翁《书疑疏》:“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称王。”

按郑玄说经是混合今、古文的。西汉的今文家多说周公摄王,所以他注《大诰》的“王